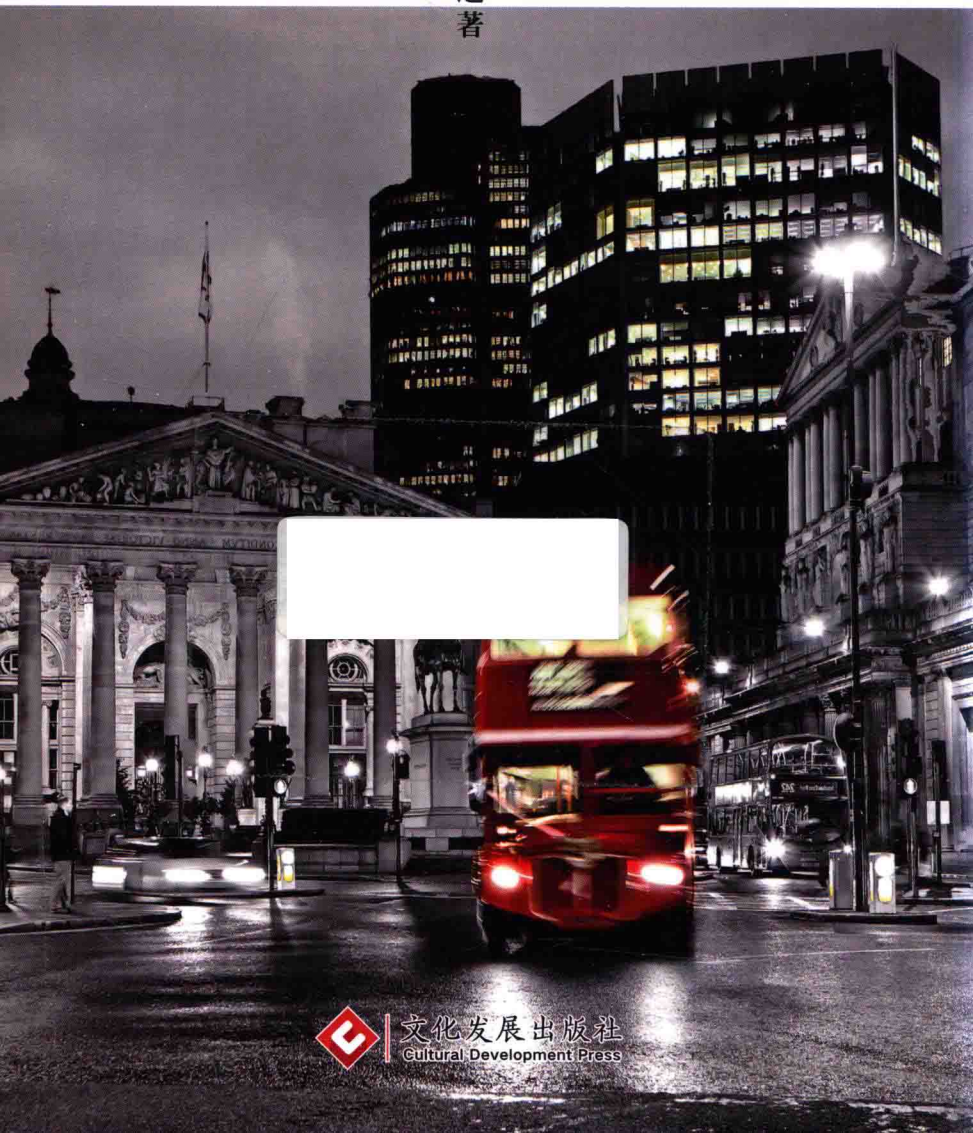


你说青春逝去，而我却说如此便好。
苍穹与繁星，都是我仰望与拥有过的曾经。

时光有张年轻的脸

SHIGUANGYOUZHANGNIANQINGDELIAN

徐逢
著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时光有张年轻的脸

SHIGUANGYOUZHANGNIANQINGDELIAN

徐逢
著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时光有张年轻的脸 / 徐逢著. -- 北京 : 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, 2016.9

ISBN 978-7-5142-1505-2

I . ①时… II . ①徐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 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14408 号

时光有张年轻的脸

徐 逢 / 著

责任编辑：肖贵平

执行编辑：周 蕾

特邀编辑：武环静

责任校对：岳智勇

责任印制：孙晶莹

出版发行：文化发展出版社（北京市翠微路 2 号 邮编：100036）

网 址：www.wenhua fazhan.com

经 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：158 千字

印 张：5.5

印 次：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28.00 元

I S B N : 978-7-5142-1505-2

目 录



一、遇见一些人，懂得一些事 /001

洋桔梗 /001

熊的名字不叫维尼 /007

时光有时会倒流 /012

河里青蛙从哪来 /023

玉子烧 /028

二、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 /035

重逢真的很了不起 /035

流星雨如意剪 /041

他们跳了一夜的舞 /046

洛丽塔的流言 /051

人人都说你爱我 /060

三、时间会消解掉的，以及会强化的 /068

风暖云轻韶光远 /068

后悔时我们做些什么 /073

喀秋莎不会道别 /078

昨夜星光 /084

蚂蚁也有眼睛和耳朵 /089

月圆花好浮云散 /094

四、散金碎玉，吉光片羽 /099

最好的作品 /099

未存档的火车票 /105

盛夏艳晴天 /111

最好的时光 /120

五、从前很年轻，现在也不老 /130

当二青遇上文青 /130

以 45 度角仰望天空 /138

小满 /145

六年六小时 /155

一点真心 /162

一、遇见一些人，懂得一些事

长久的失望，会让人懒于相信奇迹。

那两钵洋桔梗，秦天总担心它们活不过越来越冷的秋天，以及接踵而至的严冬。

但现在，在景珍身后，洋桔梗开出一朵粉白的花，在微风中摇曳。

洋桔梗

王家卫在香港书展做讲座。有人问：张震在《一代宗师》里耍帅，莫名其妙地出现，又莫名其妙地消失，不知道是干吗来的？王家卫说：“有时候我昨天遇到一个人，感觉他非常有意思，印象深刻。但后来就再也碰不上了，人生就是这样。”

秦天的女儿读完这条微博，像是问他，又像是自言自语：“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呢？”

“应该遇到过。不过，要说出个具体的人，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来。”

秦天说完脑子里就跳出一个人影，仔细一看，却是年轻时的自己。他笑笑，最近他常常喜欢缅怀青春岁月，大概是老了，记忆力衰退，他记得年轻时骑着邮车在街道中穿行，记得那时的感觉，风、阳光、空气的味道，具体的人和事，却像是光影，模模糊糊，看不真切……



1985年冬天，秦天的父亲从邮政局提前退休，让高考落榜的儿子顶职，结束百无聊赖的待业生活。

秦天不仅没考上大学，还将父亲一手推进老年人的队列中。他讨厌这样的自己，但生活就得这样过下去。不管怎么说，秦天是个好孩子，除了不爱说笑，同事们对他的印象很不错。他从扛邮包开始，再到做投递，样样事情都做得很好。早上七点到十一点半，有时到十二点，秦天送出第一班邮件；午饭后到下午五六点，是第二班。他熟悉邮路上的每个地址，楼房或平房，小卖部和小摊子。

1986年初夏的一个上午，秦天在送信时又遇见了那个姑娘。

姑娘穿件黑色带有灰横纹的蝙蝠衫，像只硕大的笨鸟挡在他面前。大概是刚洗好头，头发湿漉漉的，还有股洗发膏的清香。秦天下意识地把手伸进邮兜里，取出一叠信件，唰啦啦翻了翻。

没有三栋二号的信。没有。他说。

姑娘眸子里现出一抹浓重的阴影。秦天内疚起来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再找找看。”

“景珍。风景的景，珍珠的珍。”

秦天又翻了一遍，摇摇头，跨上他那辆墨绿色的二八寸自行车，去投递下一封信。

这事情有一段时间了。半个月前，他一拐进这个街坊，就看到三栋门楼前站着她。起初他以为这是碰巧，后来他知道了，她在等他。

确切地说，姑娘在等一封信。

之后她消失了一阵子，这礼拜开始，她又出现了。

秦天觉得那可能是一封情书，因为她看上去如此失望。但她不美，且胖，在秦天看来，这位名叫景珍的姑娘，不具备让人给她写情书的魅力。

这念头转过时，秦天在拐弯处扭头看到了景珍立在门楼前的侧影，敦实、厚重，失落又孤单，这让他对她生出了一丝同情心。

他比谁都了解失落和孤单的滋味。

高考落榜，对秦天来说是件大事。人们都说条条大道通罗马，但他还是觉得，美丽生活的远景，从此在他面前闭上了想象的帷幕。在他平静的外表下，总有些东西难以释怀。

看到景珍侧影的那一瞬，秦天联想到了他自己，想到他没有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的心情。事情已经过去了近一年，秦天知道，他还没有完全缓过劲来。

从第一声蝉鸣到第一片落叶，秦天跟景珍的交谈多了些。他知道她是三班倒，只在做夜班的那个礼拜，她才有空在下班时站在家门口等信。

几个月来，景珍还是没收到一封信。

起秋风的时候，秦天用几块涂了灰色油漆的废弃木板做了个简易信箱。邮局的同事开玩笑，小秦给对象做信箱吗？

秦天没吭声，但他阴郁的脸色令玩笑噤声。信箱是给景珍做的。他没别的意思，只是受不了看到景珍站在家门外等他，不，等她的信。他受不了她的眼睛，从亮晶晶闪闪发光，到黑幽幽寂寂无声。

有了这个信箱，秦天不必再与她见面，重复那种令他感同身受的失落感。

然而，到她做夜班的那个礼拜，她还是准时出现在秦天眼前。秦天没有回避，甚至也有些高兴，因为这一天，他手里真的有一封属于她的信。

牛皮纸信封，鼓鼓囊囊，里面似乎装着颗粒状的东西。秦天仔细看过寄信人地址，落款是外省某县的一家农业机构。难道这就是景珍渴盼已久的信？

景珍叫住秦天，把手里一本软面抄搁在门前矮凳上，让他等一下。摊开的簿子上，有手抄的简谱和歌词，还有两行字体特大墨色更深的句子。秦天多看了两眼：

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
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

——顾城《一代人》





秦天有些意外，难以把景珍与诗联系在一块儿。

景珍从屋子里出来，递给他一只茶缸，落落大方，多谢他做的信箱。她请他喝的不是一杯白水或茶水，而是那两年风靡全国的红茶菌饮料。

一小团棕色的软体菌类，能在凉白开的浸泡下长大，越来越大，直到占据整个容器。而无色无味的凉白开，也会变成一种红褐色酸酸微甜的饮料。

秦天正好口渴了，笑一笑，一饮而尽。

“你喜欢诗？”

那双眸子忽又黯淡下来。景珍欲言又止，接过秦天递还给她的白瓷茶缸，转身回屋，留给他一个背影。

厚厚的肩背，笨重深情。秦天嘴里余留着红茶菌饮料的酸甜，有点困惑和怅然，跨上车去送下一封信。

树叶黄了，秋意浓了，涂了灰色油漆的木制信箱寂寞地贴墙而立。而景珍，还是会站在家门口，等他，等一封仿佛谎言的来信。

她家门外多了两只大花钵。秦天有时看到她时，她正在侍弄那两盆东西。嫩绿的幼苗，已从土壤里冒出头来。

这叫洋桔梗，秋天播种，春天开花。

景珍笑着解释这就是那只牛皮纸信封里装的东西，是她邮购的花种。认识很久了，秦天头一次发现她笑的时候右边脸颊上有只梨涡。而且，穿上秋装的景珍看上去比以前瘦了。

她在等一封怎样的信呢？秦天有时会想，这位在五金厂上班的姑娘，现在已具备了有人给她写情书的魅力。

每天送信时，他会留意一下她那两盆花儿。洋桔梗？他默念着这个名字，总担心它们活不过越来越冷的秋天，以及接踵而至的严冬。

春天到来的时候，邮局重新分配了工作任务。秦天年轻体壮，上头决定让他去楼房多住户更多的线路做投递，原先的邮路就由所里一名身体羸弱的老同志负责。

工作将比现在的辛苦，但怎么说呢，每条邮路都得有人送信吧。

月底就要离开这片跑熟了的街坊巷子，这几天送报纸信件时，秦天难免生出惜别之情。

那天他最后一次在这条邮路上送信，照例把分拣好的信照自己的投递习惯理了一遍，然后他看到了景珍的名字。没错，有她的信，地址姓名都对，寄信人则是本市的晚报报社。

她等的是这封信吗！驮着沉重邮兜的自行车如风飞驰，秦天不照设计好的合理线路投递信报，首先奔到了景珍家门前。

也许他记错了，景珍这礼拜不上夜班，这会儿还在厂里。也许是他早来了半个多小时，景珍还在下班路上。总之，她不在门外。

墙上那只信箱，灰色的漆面在春日下泛出柔和的反光。而墙下的花钵里，一朵花正静静地绽放。秦天小心翼翼地把信投进他为她做的信箱里。他不确定她会不会开锁查看——长久的失望，会让人懒于相信奇迹。

这天的邮件不多，十点半，邮兜已经空了。秦天掉了个头，骑着车又转到景珍家附近。

这一次，景珍出现了。看到他时，她竟奔跑过来，直接截住了他的自行车。

“你知道吗？报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！”

她的每个毛孔里都盛满笑意。投稿，石沉大海。再写，再投，继续杳无消息。景珍等待的东西，不是情书，但对于秦天来说，甚至比看她收到一封激情洋溢的情书更使他震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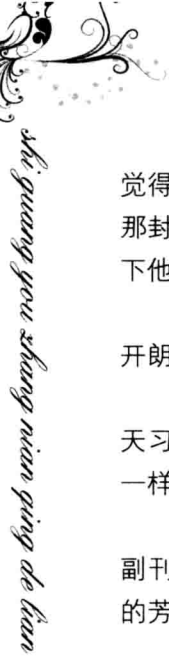
她给他看那份报纸。

“行！以后我不送你们这片的信了，但可以在报纸上见到你！一样的！”

“是的！是的！”

他分享她的欢乐，笑望着眼前的姑娘。他看到景珍身后，那两钵去年秋天种下的洋桔梗，已开出一朵粉白的花，在微风中摇曳。那一刻，秦天听到心里有“哗啦”一声轻响，帷幕重新拉开，眼前是明媚的光。





此后好几天，秦天常会想起心窗打开、满怀欣喜的那一刻。他觉得景珍是个很有意思的女孩。当然，仅此而已。他们的联系起于那封忠心等候的信，也终于那封姗姗到来的信。对于秦天来说，眼下他要对付的是工作中的困难。他花了些时间才熟悉新邮路的情况。

邮局的人都觉得这次的工作调整对秦天来说很恰当，他比过去开朗热情，那种淡淡的阴郁，被一种从容的神情所代替。

他每天都看报，一个月，半年，一年。看的是本市的晚报，秦天习惯从副刊看起。他跟景珍告别时说过，在这上面见到她，也是一样的。

也许报纸上又会有景珍的作品，也许没有。秦天渐渐喜欢上副刊上平淡温馨的文章，渐渐不再留意作者是谁，渐渐忘了景珍的芳名。

二十年，倏忽而过。现在人们喜欢上网或者打电话，不大喜欢写信寄信了，秦天也早已不再送信，在邮政支局里担任了领导。

四月的天儿，阳光正好。秦天手下一名女职工忽然收到友人托花店送来的一束鲜花，不是玫瑰，也不是勿忘我百合康乃馨之类的花，大伙儿都不确定此花芳名。秦天想了想，脑子里跳出一个名字。

洋桔梗！

没错，是洋桔梗。

一个画面在他眼前闪过：他在一栋旧楼房前纵情欢笑，眼前有洋桔梗在微风中摇曳。

不对，这画面里应该还有点什么。秦天愣怔了一会儿，从报夹上取出头天的晚报，先打开副刊，心不在焉地浏览了一遍。

他想起来了！有位姑娘与这些事儿有联系。但他确实忘了，忘了姑娘的名字和模样。

没心没肺的少年，只顾着沉浸在回国的快乐中，在一个清晨笑哈哈地跟他那位背着书包去上学的中国朋友挥挥手，从此消失在树勋的生活中。

熊的名字不叫维尼

兔子在哪里呢？

1952年春天的那个上午，姚树勋在楼房后院的两棵树下找一只兔子。准确地说，是等。

槐树高大茂盛，桂花树还是幼苗，在两棵树之间的泥地上，有个洞。几天前，树勋看着那只兔子钻进洞里，此后再也没见它出来。

起初，树勋还听到外婆在喊他的名字，后来，他只听到外婆与房东伊万比拼音量高低，中间掺杂着翻译瓮声瓮气的说话，隔着前厅后房，一声声，清晰无比。

每到月末，伊万老头就会从这城市的中部跋涉到大杨浦来找他的租户们讨房钱。树勋的外婆总要他降价，伊万却总要涨价，一个讲俄语，一个讲上海话，外婆只肯拿出跟去年一样的房租付过去，伊万死活不肯，下一次来，还带了个翻译，说要跟外婆对簿公堂。

树勋皱着眉，耳朵里没漏过一句吵闹声，眼睛却死死盯着兔子洞。

一团人影覆在泥地上。树勋猛然扭头，那悄无声息走近他的人，是阿廖沙。

“你为什么不在前面？躲在这里干什么？”这白俄男孩会说流利的中文，语气里全是指责和疑惑。

为什么？

为了逃避。父亲去世后，树勋立刻成了母亲、外婆、弟妹们眼



里的大男人。没人问过他的意见，树勋自己也觉得理所当然。只是有时候，他害怕，夜里做梦常常回到从前，父亲还活着的时候。

在梦里，外婆不需要树勋去帮忙对付伊万，父亲出面就够了。梦醒了，十三岁的姚树勋天性温和，生活却希望他一夜之间变成英勇彪悍的男子汉。

树勋没来得及回答这多管闲事的家伙，阿廖沙眼睛一亮，指着地上轻呼起来：“看！”

一二三四五，五只初生的小兔和那只失踪的兔子赫然出现在树勋眼前。阿廖沙蹲下身，盯着兔子们看了一会儿，忽然记起他来找树勋的本意。

“嗨！那个伊万，眼睛里就看得钱，也不算算请翻译打官司的成本，用屁股算也比房租差价多。”阿廖沙握握拳头，“你是勇敢的男人，讲不过他，还有这个。”

前厅已经安静下来，伊万老头走了，只有外婆走进走出忙着张罗午饭的声音。树勋心里涌出了一股愧疚。

四月的阳光漏过槐树叶落在两个少年的肩上，四月的空气如二楼后窗挂着的薄纱一样轻盈。阿廖沙是二楼新搬来的白俄家庭的孩子。

在俄罗斯，在彼得格勒区的森林里，有一座小岛，岛上住着一只兔子。四月的一天，它还在灌木丛里晒太阳睡觉，第二天，身上的毛全都湿了，它才从梦里醒来。猜，为什么会这样？

这是阿廖沙在那个上午问树勋的一个问题。

“因为，四月的苏联，积雪消融，河水上涨，淹没了兔子睡觉的地方。”

阿廖沙讲的是俄罗斯儿童科普书《森林报》里的一个小故事。碰巧，通晓俄语的父亲曾给树勋讲过这本书里的几个章节，碰巧包括了这一段。

那男孩蓝色的眼珠闪闪发亮，过会儿又黯然了。在中国出身的第二代白俄，对故土的了解并不比中国少年多，这发现让他沮丧。

“听我妈妈说，很多人都回去了，你们早晚也会回家的。”看到一个大块头在自己面前垂头丧气，树勋好气又好笑，“刚刚是谁说的？男子汉，要勇敢！”

阿廖沙的确勇敢。不，是莽撞再加上热情。他总要教树勋打勃克星，还拉着这栋楼里唯一跟他同龄的中国男孩去他家，请他吃母亲做的半生的牛排和地道的罗宋汤。

勃克星就是拳击，吃牛排才能长力气。不过树勋只爱吃罗宋汤。牛肉、土豆、豌豆、卷心菜、番茄酱，混合在一起的浓汤，那香味是阿廖沙留给他的一个印记，从此再也没从树勋的记忆里抹去。

五月走了，六月也过去了，七月的城市，白天黑夜都让人热得喘不过气来。

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刚刚安睡，忽然被铁器碰撞的巨响和高声喧哗声惊醒。终于消停了，又响起雷鸣，夜空却如天鹅绒般柔美，没有闪电裂帛的痕迹。

噪音制造者是楼后印染厂的两个印度门卫。树勋的母亲和隔壁的阿叔婶婶分别去同他们交涉过，那两人佯装听不懂中国话，没半分收敛。

又一个这样的夜晚，铁器刺耳的刮擦声止了，如雷的鼾声渐渐低微下来，树勋迷迷糊糊重新入睡时，后窗有人在敲玻璃。他惊了一下，立刻认出月光下那笨大的身影是阿廖沙。

“走！我们去教训那两个‘印度阿三’。”

印度人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英租界多半在巡捕房当差，跟人说话喜欢以“Isay”打头，神色傲慢，所以上海人送了“印度阿三”的称谓给他们。树勋觉得这称呼很不礼貌，但那两个门卫的做派，实在也配。

那个夜晚起了风。云在两个少年的头顶翻涌，如林海松涛。阿廖沙说，我把他们引开，你去门房里搞点破坏。

不知阿廖沙对着铁门小窗说了句什么，两个印度人哗啦一下开了门，勃然大怒大吼大叫。阿廖沙又冲他们说了两句外语，说完拔



腿就跑。两个印度人怒气更盛，同时追了过去。

树勋顾不得担心阿廖沙会不会被人追上，悄然溜进门房间。门后竖着两根铁棒，树勋一望便知，这就是制造噪音的罪魁祸首。他一手一根，把铁棒拖出门，一鼓作气奔到厂外河浜边，把两根铁棒扔进河里。

过了很久，树勋才在楼房黑魆魆的后院与阿廖沙会合。“你没事吧？”两人同时发问，又同时难以抑制地笑成一团。

“你比我更勇敢！要是他们转头冲回去，你就死定啦！”阿廖沙毫不吝惜地赞美树勋的勇气和机灵。

风停了，槐树撑开树冠，叶子停住了沙沙的低语。桂树苗不知何时蹿得老高，俨然长成了大树。此后回想起来，树勋总觉得，在那个与阿廖沙一块儿恶作剧的夜晚，他不再惧怕面对父亲已经去世的现实。他，姚家的长子，就是一名真正的男子汉。

据说，假如两人共同经历了一件危险的事，就会对彼此产生亲近感。树勋和阿廖沙，从那个夜晚开始，的确成了最好的朋友。

一条在水里的鱼有多重？哪种昆虫的成虫没长嘴？秋天开始的每天每夜，都有鸟儿踏上越冬的旅程，大多数鸟儿飞向南方的法国、意大利、地中海、非洲，还有一些鸟儿向东飞，经过乌拉尔，经过西伯利亚，飞到印度去。有的甚至飞到美国。

阿廖沙最爱给树勋讲这些俄罗斯森林里的故事。

“看，那只笨熊像不像我？”凡是跟森林有关的，阿廖沙都喜欢。看完电影，他指着礼堂前厅挂着的一幅油画笑开了花。阿廖沙说，那是他最喜欢的俄罗斯画家希斯金的《松树林之晨》。

树勋笑得前仰后合。这世上还有人拿笨熊自比！然而画中那几只憨态可掬的狗熊，其中一只笨笨的小熊，跟阿廖沙还真有几分相似。

冬天是猎熊的好时机，但是一定要穿上滑雪板，带上猎狗。阿廖沙戴着帽子，在雪后的街道上做着滑雪的姿势，学着狗吠，幻想他是一名猎人。

猎熊的季节过去，春天来了。后院的那些兔子们早就不知所踪。阿廖沙说，森林的田野里，三月还有积雪，不过，白兔已经生下这一年第一窝小兔。

1953年三月的那个下午，整个上海汽笛齐鸣，所有车辆停止行驶，市民们都跑到街上低头肃立，为了向斯大林去世表示哀悼。

阿廖沙站在树勋边上，忽然笑出声来，“嘿，知道吗？我们要回去了。”

多年以后，树勋研读俄罗斯历史和政治时，才能大致了解阿廖沙当时的心情。同样一件事，每个人的立场不同，解读方式不同。在那个严肃的时刻，阿廖沙想到的是他们回国的可能性变大了。

果然，没过多久，在上海的最后1000多名白俄基本上都回了故土，其中包括树勋的朋友阿廖沙一家。

那没心没肺的少年，只顾着沉浸在回国的快乐中，在一个清晨笑哈哈地跟他那位背着书包去上学的中国朋友挥挥手，从此消失在树勋的生活中。

姚树勋爱做罗宋汤，喜欢大自然，喜欢动植物，这些都跟阿廖沙有关。姚树勋个性温和，对人坦诚，可是，千万别以为他软弱可欺，他比任何人都有勇气。人们说，这是因为他年幼丧父，很早就担负起男人责任的缘故。

树勋常常想起阿廖沙，尤其是近几年，在他陪着孙子看小熊维尼的动画片时，他总是想起希斯金的那幅画，心里冒出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：为什么小熊的名字不叫阿廖沙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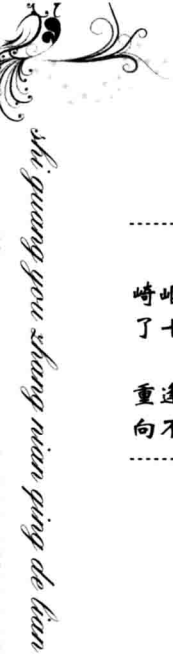
2007年深秋，树勋听说旧居那栋楼即将拆掉，立刻带上相机回到杨树浦拍照留念。

槐树已被移走。桂花飘香，沁人心脾。当年的小树苗已然是树龄半百的老树。一名不认识的年轻人帮树勋与楼房、树木合影，听说他的名字后，脸上露出诧异的表情。

“上个月，有位块头很大、人很精神的外国老头来这儿找姚树勋，难道，他要找的人是您？”

树勋眯着眼睛微笑。他知道，那是阿廖沙。





赞美诗里唱道：这条路是被人弃绝的路，因为这条路又长又窄，崎岖难走。有人看了看，有人走了个头，有人走了一半，有人走了十分之九。

这条路他走了一半，但她会走十分之九，甚至会走完。今天重逢，明日别离。如同站台上短暂停靠的无数辆列车，终究会驶向不同之处。

时光有时会倒流

012

很久以后许媛才知道，同样是湾，同样有星光与河流，有甘田野浆果和甜草梗，何家湾却没有“星河湾”的高端大气，也没有“蜜糖湾”的神秘。对她来说，何家湾是故乡；对一座越来越繁华的城市而言，何家湾只是一个城中村，像无数隐藏在闹市背街的平房群，像无数市郊结合部由民宅构成的村落一样。

走进何家湾，须得经过一条小路。小路无名，与宽阔笔直的民主路平行，隔着十几排半新不旧的公寓楼。穿过小路，在高低错杂的房檐下走上五六分钟，何家湾 28 号，就是许媛的家。

许媛念小学后才知道，何家湾不美，至少不如同桌家所在的勘察设计院宿舍区美。那里的楼房整齐划一，树长得挺拔俊秀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植物芬芳……最大的区别是人，同桌和邻居们相见，彼此点头、微笑，说话声轻柔，跟湾里的人们大不一样。

即便有这样的对比，何家湾依然是许媛心中最可爱的地方。

比如夏天的傍晚，许媛和小伙伴们一起，绕过湾子尽头的池塘，穿过一间窝棚，走过一座窄小的石板桥，就到了广阔的田野上。夜色清清亮亮的，金黄的月亮就挂在眼前的天幕上，身后是淡淡几颗